

意识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在俄罗斯等一些国家，人们看重是个人诉求的表达，不会因自己的意见不被别人认可而妥协。

3、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培养文化宽容心

文化相对论的基本论点是，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因此，在比较各民族的文化时，必须抛弃“我族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每个民族的文化时常会有象征该民族文化中最主要特征的“文化核心”。在跨文化交际中，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所谓文化宽容心，就是指处在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其他不同的文化形式，能用一种坦诚、平等的心态来接纳并欣赏对方。跨文化管理学大师舍勒指出，在两种文化相碰撞的情况下，不能以肤浅的普世主义的观点，用谈论建立一种世界文化来否定现有的文化差异，而要承认对方文化的特质，这对于可能形成的文化协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毫无偏见地进入每一个世界来充分了解每一种文化，尊重每一种文化的现状。

跨文化交际教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化的趋势要求我们必须对大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教育。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教育中，要将认知、情感、行为等要素结合起来，并注意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培养文化宽容心，并且注意文化交流与碰撞。通过这些方面的分析，希望对跨文化交际教育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 [1] 胡文仲. 交际与文化[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1994.
- [2] 胡文仲, 高一虹. 外语教学与文化[M]. 湖南教育出版社, 长沙 1997.
- [3] 胡超, 论跨文化交际学的几个基本问题[J]. 宁波大学学报, 1996, (2).
- [4] 庄恩开. 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对外交流[M].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6.
- [5] 司马云杰. 文化社会学[M].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5.
- [6] 陈伟翔, 朱怀意. 跨文化的有效沟通[J]. 企业经济, 2003.
- [7] [美] 艾里丝·瓦尔纳、琳达·比默著, 高增安、马永红、孔令翠译. 跨文化沟通(第三版)[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 [8] 高一虹. 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Цюй Цзин – Манчжур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нутренней Монголии, г. Манчжурия, КНР, e-mail: 19404271@qq.com

Qu Jing – Manzhouli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Manzhouli, China, e-mail: 19404271@qq.com

УДК 82.09(510)

DOI 10.18101/2306-753X-2015-2-28-34

© Сунь Юйцянь, © Р. Р. Янгутова
Sun Yuqian 孙玉茜, R. Yangutova

Narrative in order to express emotion – The analysis on the narrative art of <The Book of Songs>

Emotion entangled with narrative make <The Book of Songs> a very different narrative notion from western way. The ancients had a generalized concept of “affair” and indifferent consciousness of “story”, which made the narrative a not pure process in <The Book of Songs>. Narrative be covered with emotion outside just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way of cognitive style and thinking habits.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narrative, style, Chinese Culture, story.

Выражение эмоций в текстах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стиля (на примере анализа искусства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Книги песен») 叙物以言情——论《诗经》的叙事艺术

《诗经》中情感与叙事的纠结使得中国古典诗歌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有别于西方的叙事观念。古人对“事”概念的泛化和对“故事”意识的淡漠，造成了《诗经》叙事过程的不纯粹，叙事被蒙上了一层情感的外衣，反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

关键词：《诗经》，叙事，艺术。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开山之作。一直以来，人们研究的目光多聚焦于《诗经》中的抒情因素，却忽视其作为中国诗歌源头在叙事谋篇方面的贡献。《诗经》中叙事手法、叙事技巧的运用，不仅表现出了先民朴素的叙事能力，也反映出了带有民族特色的叙事观念，影响和规范着中国古典诗歌叙事的发展方向。因而，对《诗经》中叙事艺术的探究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一、何谓叙事

讨论叙事艺术，我们首先要弄清出什么是“叙事”。按照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事”即故事，“叙事”就是叙述者有顺序地讲述一个完整故事的行为。如果我们以此来界定《诗经》中的叙事含量，无疑是一种徒劳无功的举动。如果我们以此来探寻《诗经》中的叙事特征，无疑是一种事倍功半的举动。《诗经》中的叙事并非表现在对故事情节的清晰再现上。这种对“叙事”在概念理解上的偏差，导源于中西方艺术审美心理的差异。中国古代并无叙事诗与抒情诗的概念，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序》中指出：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又赵代之证，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

观风俗、知薄厚云。

“‘缘事’说明人的哀乐之情并非凭空产生，是有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所激发，进而发之于诗。”¹《诗经》中的多数诗篇都带有这样的根本性特征，即有“事”可发。在这里，“事”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凡是能够引起个体或群体情绪表现的活动都可以称为“事”。把这些活动叙述出来，就是“叙事”。古人对“事”概念的泛化和对“故事”意识的淡漠，直接导致叙事目的转移，叙事不可避免地与其抒情纠结在一起。这也是中国古代叙事诗与西方叙事诗最明显的差异。

二、《诗经》中的“情”、“事”关系

在《诗经》中，“情”与“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

其一，以情为主，以事为兴。在这一类诗歌中叙事的表现方式大多是粗线条的、简笔式的，而由“事”引发的感情是磅礴的，阔大的。《诗经》中有许多抒情性较强的小诗，都可以找出与所抒之情相连的本事来。但是在诗中，“事”仅仅作为抒情的起兴，不具备叙事的功能和意义。以《魏风·伐檀》为例，每章起首三句对劳动场面的叙述与描绘，只是为揭露奴隶主不劳而获营造一种条件与氛围。《周南·草虫》对

¹程相占，论先秦两汉民歌的叙事特征，学术月刊，1997年第7期

主人公登上南山采集蕨菜的描述，也是为衬托她内心的离别之苦和怀人忧思而做铺垫。在这里，叙事实际上已经完全蜕化为抒情的载体，起着“为她人作嫁衣”的功用。

其二，叙事内容明显但不完整。《诗经》中一部分诗歌带有明显的“叙”的成分，但叙事的进程往往因情感的介入而变得不完整。例如《邶风·击鼓》是一首征戍诗，讲述主人公随孙子仲远征，调停陈宋两国纠纷的史实。但是叙述者并没有把叙述的重点放在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相反，在很简要地交待了出征的场面和原因之后，叙事就此遗失，主要篇幅都集中在主人公个体情绪的抒发上：“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因思家之悲而变得迷离恍惚，不知所处；是回忆起与妻子的信誓旦旦而不堪离别之苦，于是乎，种种思归不得的怨恨都化作最终的长叹“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又如《邶风·静女》描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幽会的情景，叙述者同样没有把重点放在叙事上，而最终归结于男主人公的心理感受：“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表现出他对女子的一往情深。类似《击鼓》、《静女》这样，以叙事始，以抒情终的方式结构全篇的，在《诗经》中屡见不鲜。在这一类诗歌中，叙事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情感作为诗篇中一以贯之的线索，常常冲破叙事的堤坝，造成叙事的错落和遗失。

其三，叙事充分，“情”、“事”交融。《诗经》中也有少数诗篇叙事比较完备。例如《邶风·谷风》是《诗经》中叙事较为充分的一篇弃妇诗，钱钟书先生评此诗曰：“工于叙事”（《管锥篇》）。然而它却不是按照叙事作品惯有的情节模式：开始—发展—高潮—结局来构建全篇的。诗中主人公对婚后生活经历的叙述是在思绪的不断闪回中进行的：忽而是眼前被弃的悲惨境遇；忽而闪现新婚生活的“其甘如荠”；忽而回忆过去操持家务的艰辛；忽而转入对丈夫喜新厌旧的痛斥……现实和回忆的不断交错、对比，使得主人公万般思绪齐涌心头，全化为酣畅淋漓的情感渲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不特悱恻，而且沉痛”（俞平伯《葺芷缭衡室读诗杂说》）。诗中时间顺序的错乱和叙事情节的跳跃不定，有违于严格的叙事作品对于事态发展的历时性要求，但却由此而成就了古典叙事诗的含情风格。这种抒情化的叙事风格即使在《卫风·氓》这首大家公认的比较完备的叙事诗中也有所表现。在叙述男主人公变心弃妇时，女主人公跳出叙事的框架，直语陈词：“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尤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整整一个章节的感情告白自是难以压抑的情感宣泄，写尽了女主人公的无奈与悲愤。随后的叙事也由于受到感情的左右在历时性上表现出了大幅度的跳跃。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一类的诗作中，叙事情节是完整的，情感的奔突翻腾是也是合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而进行的，因而并不影响它的叙事诗的性质。

归总来说，这三种形式无论哪一种，叙事都逃不脱情感的纠结。也正是从《诗经》开始，中国的叙事诗走上了一条含情之路，表现出其“温情脉脉”的特质。

三、《诗经》的叙事方式

《诗经》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大量且成熟的运用。一直以来，人们研究的目光多聚焦于“赋、比、兴”对于诗歌抒情功能升发，却忽视了其对于《诗经》内在叙事谋篇方式的贡献。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是一种横向展示的谋篇方式，“它将使我们看到一种不必依赖时间顺序而连接作品各部分的方法”¹，从而《诗经》中的叙事表现出了对事态发展在时间顺序上的忽视，更多的注重了空间顺序上的铺排，呈现出一种静态的画面效果。导源于《诗经》的这一叙事传统显然与西方叙事文学对时序性的严格要求背道而驰的。但是它却从另一方面展示了先民描述重大场面的叙事能力。例如《小雅·六月》描述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这本是一个绝佳的叙事诗题材，战斗的经过是其中最具动作性、戏剧性和高潮迭起的情节关键。但是诗篇并未按西式的叙事常规处理，对冲锋陷阵的具体场面只字未提，却调转笔头，采用“赋”的手法，把大量的篇幅聚焦在战马、战车与军旗上：“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騤騤，载是常服”，“比物四骠，闲之维则。维彼六月，既成我服”，“四牡修广，其大有颀”“戎车既安，如轻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从这些对周军整体作战状态的静态铺陈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周军中张扬的战斗豪情和必胜信念。诗中还对敌军的嚣张气焰加以描述：“狡狴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从而进一步反衬出周军的强大勇猛，为诗文平添一股气势。又如《大雅·公刘》，全诗并没有原原本本地述说公刘一生的史迹，造就一部万言史诗，而只截取了迁居这一重要史实，进行细致入微的铺叙和描摹。诗篇看似顺着时间的流动而构筑，但实际上时间对事态的进展没有任何的推动作用，动态的迁居过程是由迁徙前的准备、定居点的选择、定居后的欢欣等一幅幅平面展开的画面连缀起来的，饱蘸着人们对公刘的深情赞美。《诗经》中像这样以“赋”的手法来构筑叙事框架的诗篇比比皆是，它不追求情节变化的原起本末，也缺乏对事件行动性、历时性的强调与重视，往往只截取活动的某一个横切面，或其中具代表性的一幕，大肆铺陈，横加渲染。这样的叙事少了情节的冲突变化，但却是叙述者情绪关注的焦点，因而也是最有声色的。

而“比”、“兴”则可被视为隐喻性叙事。傅修延在《先秦叙事研》一书中指出《诗经》是“那个时代隐喻性叙事的集大成之作”，“奠定了隐喻性叙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²如《大雅·常武》：“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阍如虓虎”，用雷霆、猛虎来形容宣王威武气魄和军队的震人声势。《卫风·淇澳》用经过雕琢的象牙、美玉来比拟君子：“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再如《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墜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左传》杜注曰：“梅盛极则落，诗人以兴女色盛则有衰，众士求之，宜及其时。”《周南·关雎》用关关唱和的小鸟起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思偶之意。“比”、“兴”手法的运用为《诗经》叙事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表现，而用以比兴的事物与被比拟物间或显或隐的关系也增强了《诗经》叙事的空间性、跳跃性的特点，增添了诗句飘渺迷离之美。

四、《诗经》的叙事视角

叙事作品，无论是用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进行表述，都存在叙述的角度问题，也就是视角。“没有叙述者的叙事是自相矛盾的。叙述者始终存在，它乃叙事连续性的主要特征之一，有时也是叙事实现的主要特征之一”。³因而在讨论《诗经》语言

¹陆晓光译，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叙事因素，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²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

³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57页

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它的叙述角度。先民朴素的叙事能力也能从《诗经》叙述角度的变化中得以窥其一斑。我们知道，叙事作品最常见的叙述角度是采用全知视点，即以局外人的身份，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叙述事件发生的始末。这种视点，“叙述者能进入作品全部人物的生活和思想”¹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叙事张力。如《诗经》中那些描述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大雅·生民》、《大雅·常武》，和一些纪录人物言行的诗篇，《郑风·溱洧》、《郑风·女曰鸡鸣》等。《诗经》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叙述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和内心世界的种种感受与变化，如前面提到的《邶风·东山》、《卫风·氓》等。这一类叙事作品，因为叙述者与主人公往往合而为一，在叙述过程中，常常伴有强烈的情绪波动，而第一人称的口吻，正便于进行这样的情感宣泄。

除了以上两种最基本、最常见的叙事角度，在《诗经》中，先民已经能够运用叙事角度的变化来表现更丰富的内容和更浓郁的情绪了。例如《召南·野有死麕》前两章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叙述年轻男子相少女求爱的场面“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到了第三章，则笔锋一转，让女子亲自出场，以诗中女主人公的口吻来结束全篇“舒尔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龙也吠！”寥寥数语既宣告了求爱成功的美好结局，又将恋爱中的少女微妙而又复杂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单纯、矜持、羞怯的少女形象也油然鲜活起来。又如《周南·卷耳》首章描述一位采卷耳的女子的怀人优思“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然而接下来，诗篇并没有继续从女子角度的来讲述其对丈夫的担忧和怀念，而是以远在他乡的丈夫的口吻来叙述旅途之艰“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怀”，从而折射出女主人公的忧思之深、之长、之切！前后章节主人公指称的变化，使这首诗变得意味深长。《诗经》中这种叙事角度的变化，说到底还是情使之然，与《诗经》叙事的抒情化特征是一体相连的。当情绪浓到了不能化解的程度，便采取一种更曲折，更有情致的方式来表现忧思之深长、悠远。

五、《诗经》中的叙事语言

任何叙事性的作品要成功地描摹事件、刻画人物，都离不开对语言的准确把握。

《诗经》中的叙事作品也表现出了先民对语言的驾驭能力。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丰富而富于表现力的汉语语汇。“它保证了《诗经》的遣词用语绝无捉襟见肘之虞。只要有需要，叙述者总能找到富裕表现力的词进行传神的叙述”。²例如《大雅·生民》第五章对庄稼生长过程的描述：“实方实苞，实种实褰。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短短6句诗竟用了10个动词，将庄稼由谷种而吐芽、而拔节、而饱满、而下垂的生长过程以排比的句式，细致地表现出来。语言精当而又富有动感，洋溢着农乐、农趣与丰收的欢欣。第七章祭祀前的准备工作更是有声有色，人们“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蒸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膋，载燔载烈。”有叟叟的淘米声，有热腾腾的蒸汽……“次第铺叙，不惟记其事，兼貌其状，绝有境有态”（孙矿《批评诗经》）。的确，在这里色彩、声音、情绪、貌状、气势并举，呈现出一片欢快热烈而又隆重的气氛。《诗经》中还有极为丰

¹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57页

²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

富的写景状物、描摹心态之词，仅仅抒写悲伤的心情就有：劳心悠悠、劳心悄悄兮、劳心惨兮、我心蕴结、忧心殷殷、忧心钦钦、忧心如醉、中心如噎……等数十种之多。此外，丰富的叠字、叠韵等语言技法的运用都为《诗经》的语言增添了无穷魅力。

当然，仅有上述的叙述性语言很难完整地支撑起叙事作品这样一个庞大的文学构架。叙事性作品的语言还包括人物语言。《诗经》中也表现出对人物语言的重视。

“言者，心之声也”，人物语言是表现人物个性的有效手段。特别是《诗经》中的叙事作品篇幅短小，又不以构造情节取胜，人物行动也缺乏变化性，因而人物性格的塑造主要依赖于人物语言。例如《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戏谑的语言生动地表现出一个独立自主，不肯依求与人，追求恋爱平等的先锋女性形象。又如《召南·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分。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分。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直白的语言将一个少女对婚姻的热切渴望及其直率、勇敢、热情的个性刻画得异常鲜明。而《郑风·遵大路》中的女性却又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寤故也！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寤好也！

面对男子的绝情与冷漠，女主人苦苦的哀求表现了她多情、执著、软弱的个性特点。“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正是以第一人称口吻倾吐出的这些肺腑之言，使得这些女主人公们具有了鲜活而迥异的性格特征。

《诗经》中的人物语言也用于构筑情节场面。与《诗经》叙事抒情化的特点相联系，《诗经》中的人物语言在构筑情节内容时，往往也只做平面化的展示，对于推动情节发展不发挥任何作用。例如《郑风·溱洧》，诗篇起始“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藺兮。”交待了地点、场景。接下来女子主动邀请男子同游的对白则营造出一种直率自然、美丽健康的爱情氛围“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终于他们欢笑前往，并相赠芍药以寄情思。全文由对话和行为共同承担了叙事的要求，对话在这里实际上代替一般的叙述语言起到了一个描摹画面的作用。再如《郑风·女曰鸡鸣》清晰再现了夫妻俩破晓晨起的场面，诗中的叙事内容全部由对话承担，在互问互答中，未明将明的晨景，夫妻两人的语气、心理、神态甚至表情都油然而现。夫妻之间的恩爱缱绻之情更是通过这一段对话被表达得意兴盎然，极富生活情趣。但即便如此，对话也只是勾勒出了一个精彩的生活瞬间，意在表现一种恩爱和谐的生活意趣，缺乏对事态的发展，情节的变化，故事的起伏的关注。

总而言之，《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也是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国诗歌叙事艺术的原始形态。虽然在叙事领域还远没有达到抒情诗那样光彩夺目的成就，但是它同样开启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叙事传统，提供了丰富的叙事经验，完成了中国叙事艺术的第一次辉煌。

参考文献

1. 程相占, 论先秦两汉民歌的叙事特征, 学术月刊, 1997 年第 7 期
2. 陆晓光译,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叙事因素, 文艺理论研究, 1993 年, 第 1 期
3. 傅修延, 先秦叙事研究, 东方出版社, 1999 年
4. 厄尔·迈纳, 比较诗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

Сунь Юйцянь – Сиан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вязи, г. Сиань, КНР, e-mail: vickeysun@mail.xjtu.edu.cn

Sun Yuqian –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China, e-mail: 38700693@qq.com

Янгутова Рита Робертовна – кандидат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ук, доцент, Бурят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г. Улан-Удэ, e-mail: maryyang@mail.ru

Yangutova Rita – Candidate of Philological Sciences, Associate Professor, Buryat State University, Ulan-Ude, e-mail: maryyang@mail.ru

УДК 342.56(510)

DOI 10.18101/2306-753X-2015-2-34-39

© Ань Цзыхуэй, © Ли Линьсян
An Zihui 安梓慧, Li Linxiang 李林祥

К проблеме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здания окружного суда в г. Манчжурия КНР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Circuit Court of Manchuria City

Tod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ism, the circuit trial system in China has now entered a period of comprehensiv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Look from the circuit trial system of the effect,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venient, fast and efficient. A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tourism industry, tourism has become important way for recreation. And Manchuria is located in the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area in between The Three Kingdoms, advantageous geographical position, makes the manchuria this charm city have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From Sanya, Zhangjiajie tourism circuit court appear larger advantage in tourism dispute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Manchuria town need according to oneself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circuit court, and full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ourism circuit court in the role of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o this end,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Manchuria town tourism conception of building a circuit court of the series of problems, hope to optimize the Manzhouli town tourist soft environment has a certain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ircuit trial system, tourism circuit court, Manchuria, China.

论满洲里市旅游巡回法庭的建设

安梓慧, 李林祥

(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 内蒙古满洲里 021400)

摘要: 现今, 从实证主义的角度讲, 我国的巡回审判制度现已进入了一个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时期; 从巡回审判制度施行的效果上看, 它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等特点。且随着现代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旅游日渐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而满洲里正地处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区,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使满洲里这座魅力城市具备国际化的视角。借鉴三亚、张家界等景区旅游巡回法庭在解决旅游纠纷方面显现的较大优势, 笔者认为, 满洲里市需要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建设旅游巡回法庭, 并充分重视旅游巡回法庭在旅游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为此, 笔者论述了满洲里市旅游巡回法庭的建设构想的系列问题, 希望对于优化满洲里市旅游软环境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巡回审判制度, 旅游巡回法庭, 满洲里。